#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五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邵敬修

明儒學案卷五十三

餘姚　黄宗羲　撰

諸儒學案下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文敏霍渭厓先生韜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徳
副使顔冲宇先生鯨
盧冠巖先生宁忠
侍郎吕心吾先生坤
忠節鹿乾岳先生善繼
臺長曹真予先生于汴
忠節吕豫石先生維祺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諸儒學案下一

季中字子庸吉水人谷平其所居里名也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上疏諫武宗西僧出入禁内宦官用事謫通衢驛丞文成起兵誅濠使叅軍事擢廣東僉事轉廣西左叅議尋以副使提督其省學校丁内艱再任陞浙江右布政廣東按察使外艱起復轉右布政使不肯逢迎撫按降四川右叅政移浙江按察使以右僉都御史廵撫山東入謁闕里曲阜三氏學生舊無廩至先生始給之曰使東土人知天子敬學庶其興乎晉右副都

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嘉靖壬寅十一月卒官年六十五
先生受學於楊玉齋之門玉齋名珠其學自傳註以遡
濂洛能躬理道不苟榮勢貧老而無子橫經授徒未嘗
見戚容弟子出其門者以解釋考據為名家然自謂所
學不在是也晚得先生與語喜曰吾學其有傳人乎吾
本之明道一一其醇者也而吾未嘗輕語人驗其資皆
不足多也聖人與人何異亦為之而已矣子勉之先生
操行清苦入仕十餘年俸入不足以供朝夕嘗留門人

飯貸米乏薪至爨家具日暮矣竟不及飯而别故其所言皆是得力處以為學只有存養省察是存養内一件儒者之學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若非功夫親切不敢如此道也夫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李延平之言也蓋延平以救儱侗之失而先生反之者欲其事事從源頭而出以救零星裝做之非兩家各有攸當非與先儒為翻案耳

谷平日録古之學者只是誠實今之學者只是遷就

存天理只是始學者論語其極則心即理理即心何以言存天理哉凡言存天理心尚與理為二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人得是心以為心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但私則與天地不相似一去其私則我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之為聖人全此心而已　識得此心則真是天下之廣居非形容之言　薛文清公言人與天地本無二理惟無私貫之此真見得又曰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蓋凡為善為學皆貴乎熟不獨仁也此語又差却

聖人之學為仁而已為仁之外又何為學為善乎學必見得到一處方是真見　下學而上達蓋下學者事上達者理理外無事事外無理學者要思得之　人須是有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底心到此地位道在我矣學者須自考若有些子悶底意思在即是有我便與天地不相似　人之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氣自如此吾人之學只是約之於中正不大段費力到視明聽聰手恭足重即仁也　先儒曰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賢者求

之有道得之有義不必言命是固然矣然命字亦不可輕者孔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彌子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孔子亦曰有命孟子因臧倉之沮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推而言之堯舜之禪湯武之征伐皆命也但不肆縱欲之心只是處貧賤安於貧賤處富貴安於富貴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到安命處便是道義非有二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安命也若待不得已然後言命非安命也　或問復其見天地之心在

人心如何看曰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便是復其見天地之心齊宣王謂吾甚慙於孟子便是復其見天地之心盜牛恐王彦方知便是復其見天地之心　或問程子謂道無精粗言無高下是否曰然曰夫子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如何曰理外無事事外無理就如教此皂隷不可嚇人取錢不可過重打人此便是仁恕之理若教知學之人便只論仁恕之理

語上語下要之無二理　思慮紛擾是何勞擾必除去之才知天理真樂世人役役於富貴聲色之間怪他不得舍此無可樂果能閑邪則天理之樂在我其妙有難以語人孔子曰好仁者無以尚之近略見得　伊川先生曰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此亦可見理一分殊莫非自然也　知學之外無心

焉有死灰槁木之理只是知覺常存乎正即是敬以直內工夫　寂然不動只是渾然天理無纎毫私欲非謂無知覺也若無知覺如何曉得是天理無人欲　不知心之貴者未必不樂於涉獵汗漫博學者亦是多欲天下之道公而已矣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獲其身無我也不見其人無人也如是則全體是道無他公而已若有一毫有我有人之意在即是私已便與道不相似　聖學之功只是一個存養為本省

察是存養內一件常時存此本心不失便是存養或有一念之動少有非僻省察之即與克去此本心依舊存而不失聖學之功存養為本思無邪者存養之全功也

往歲去何處起身時便有速到之心近時此念絶無

作善獲福作惡獲禍此理自然如此要人自理會人之由大路泰然行將去何利如之若由曲徑穿林莽未有無所損傷此自可見若求之報應之説惑之甚矣其亦怠於善也夫其亦流於惡也夫

天運而不已日往則

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此仁也

聽言可以觀人小人當未遇之時見君子所為亦有尊

重興起之意是尚無利禄之深迷而本心之明有不可

揜者及稍得利禄之謀便志得意滿雖明知君子所為

之是恐其不便於已必作為一種說話以寓沮抑之意

寧欺己欺人不顧此之謂失其本心　後世論學論人

物者多無實見或有依阿說者只是憑藉古人先儒力

爭頓悟之說以吾夫子我欲仁斯仁至之說証之恐亦

是如此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此本心也放而不求則若失之一操之便存而不失要之不從外得此分明是頓悟但是無間斷為難所以君子之學自強不息聖人之學純亦不已　薛文清謂孟子之後學不傳只是性不明此亦是想像之言周子曰動而正曰道其語道也明矣中亦曰動而正曰仁　人處於天地之間其所行處皆權也小人流於遷就而權之用失之君子未免執滯而權之用未盡惟學聖人周旋中禮泛應曲當而權

之用始盡　晦翁謂象山常說宇宙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柏却只守得過空蕩蕩底中以為道體本是空蕩蕩底　某曰儒者之學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常人皆可能也視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聖人不能也儒者之學所以明理一以希聖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孔子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則易不可專指卜筮言明矣坤卦主利必以伊川利萬物則主

於坤之說為千古不易之定論若曰陽主義陰主利是導人於利矣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何等時耶豈聖人開物成務之意也耶當以道觀易可也　聖人之道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此明夫理一也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教子貢推行乎理一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明

乎理一也大學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此教平天下推行乎理一也宇宙只一理本公也人之有身則有自私之蔽聖人之教所以去天下後世自私之蔽也自私之蔽一去則廓然大公公則理一無間矣是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陳北溪曰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此語未有見於道日用常道之外又豈別有所謂易哉

文公云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間方得大學西銘看此

意也好也有病蓋天下有許多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某以為天之生人人之有生只是一個明德而已明德即仁也聖人之學只是明此理以全之而已學者苟於大學西銘之旨而有得焉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文公之言或早年未定之見
人胸中除去一切閒思量則天理自在多少快活
自安命上便可到天下何思何慮　學之得與不得亦易見此心灑然而勢利出脫了無所係此實得也雖曰

講學而勢利纏繞瞻前顧後此無所得只是說話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會得此意則必終日乾乾學惟為已而已何處著得絲髮為人之意哉　袁燮曰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可謂得象山之意矣　此心平平時可以默觀道理

或曰理統於一心散於萬事此非真見論其極只是理無外為學要以心為本涵養須用敬所以養此心也進學在致知所以明此心也　凡看經傳皆以明此為務

觀一物處一事皆有以驗此心之所形則無往而非養心之學矣心外無物物外無心心無内外也要人自理會　范氏謂守約則足以盡博此語亦獨見也　廣大寛平胸中常覺有此氣象是什麽快活　尋常間只從容自在便是坦蕩蕩氣象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於此可見理外無事事外無理萬古聖人之正學昭灼乎實無有餘說　惡念易去妄念難去人心無念之妄純乎道矣　歴觀往古來今天下有一定之命只

是人自勞攘　學者至約工夫只是常常提醒此心

學者遇事一以天理處之不可少有顧忌而存恐懼之心一有恐懼之心非知命也　呂東萊曰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放下政非易事也　生生之謂仁存存之謂學　本心却是天下之大本動皆從心中流出即為達道一不從本心所發便是私意非道也　不見不聞只是虛虛者心之本實者心之質可見者也心也者虛而實君子之道費而隱　四端在人本

無增添孟子所謂擴充者只是無間斷耳　聖人用功與學者一般但有生熟之異謂聖人不用功者非也蓋人之心猶舟之有柁心一不存則惡生柁一不持則舟覆聖人即老於行船者進退推移出於自然而柁亦未嘗離也學者即學行船者未免有把持著力之功非自然而然也一生熟之異即盡聖人學者用功之說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便是善端發見處人人皆有但有間斷則若存若亡不為已有

學者有此心須充之到淵深塞實方是有諸已譬如栽一小樹恐牛羊牧之大風搖之須從四圍作墻垣以防牛羊又時培土灌水以備風日則此樹漸大根漸深且實雖無垣墻牛羊風日且如之何如人善端發見欲使之常存必要去閑邪邪閑則天理自存存之之久便到淵深塞實處到此地位則本體已復實有諸已彼富貴貧賤生死禍福得喪夷狄患難若無與於已豈能有以介吾意乎學者須如此用力方可閑邪非如何去閑只

是心正則邪自閑了邪閑則誠存矣閑邪存誠是一件非有二也門人王畿年記　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只說明明德的明字中庸明善誠身擇善固執只說得誠之者的誠字元來誠則明明則誠非有二也故論學拘泥字不得會得時横來竪說只是此理　人得天地之心爲心仁也其用則義也孔子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終之以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求仁之說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立其體則寂然不動渾然天理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致用各異所謂義也聖賢之正脉其在是乎　從心所欲不踰矩矩者方也大學絜矩亦是此義若此義便圓神只從此心所欲行出事去自是方了蓋此心固無方無體到外方有體門人羅洪先記

閒嘗讀明道行狀曰聞汝南周茂叔論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佛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晦翁解太極謂周子手是圖以授之此可謂要矣不知

其所謂未知要者何事而又汎濫諸家出入老佛直待反求六經而後得之以為伊川尊明道之言乎伊川恐非苟言也宋史載明道與伊川入成都聞箍桶者說易兄弟渙然有所省後門人問易伊川曰易學在蜀至著易傳必曰斯義聞之成都隱者每讀至此嘆曰此聖賢至公至平之心無一毫自廣狹人之念此所以繼千秋之絶學也於箍桶者有一論尚欲表顯之況於其師乎此深可疑也南軒與晦翁書謂程先生與門人講論未

嘗一言及太極圖晦翁謂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畧於進爲之目有不可驟而語者中思之門人固有不可驟而語者若伊川易傳之言以教萬世胡安定有言則引之籬桶者有言則引之何於周之圖素未嘗一語及之乎此深可疑也晦翁與象山論無極太極往復爭辯其書有曰周子灼見道體又曰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至序大學以二程接孟子之傳序中庸又曰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

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信斯言也則二程之學似無與於周子矣此深可疑也夫宇宙間只有一箇理在易曰太極在大學曰明德在中庸曰中一也論太極既以周子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而序大學中庸又以二程續千載不傳之緒此深可疑也復湛甘泉書

佛氏曰定明道亦曰定佛氏曰惺惺上蔡亦曰惺惺何也忘已耳若灼然有以實見得吾心之體有在於此設以佛氏所嘗語反規規

然而避之是反涉於較計偏倚之私而累其廣大光明之量其於斯道無我無物之體不無有害（同上）今之以學自命者人皆議其行事之謬謂平日講道學而行事如此其偽也愚以為不然平日講學只成一箇自私而自以為天理故其行事之謬者非偽也學術之差也（答羅達夫）大學孔氏之訓明道先生兄弟表顯之以覺後學者也慈湖一切掃之如定靜安慮彼則曰此膏肓之病也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彼則曰何其支也取人大中

至正之心紛然而鑿之豈不為毒信斯言也則大學在所屛絶矣其可乎開口說毋意毋意是也然有取乎主忠信而以一為未離乎意此為毋意乎有意乎不可不察也聖功之要曰存曰思任意削去當時象山先生已見其微故戒之曰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頓狼狽之患信然矣其蔽之本措其於心不在焉則以為心如何曰在正舍之則亡則以為聖人未嘗貴操而賤舍此說若行是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不至於

槁木死灰不已也其為學術之害可勝言哉同上　嘉靖甲午夏五日予卧病隨州報恩寺一日學子請問曰朱子之學何學也予曰聖人之學也曰何如朱子詩云元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呫囁徒啾喧但騁言辭好豈知神鑒昏曰子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曰神鑒曰一原朱子之學旨可知矣曰或疑其釋大學何如曰此學必論大頭腦處如明德此大學大頭腦也朱子以虛

靈釋明德不可易也明之功則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工夫至簡易也何疑之有曰或疑其格致求於外也何如曰此不得朱子之精也朱子曰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甚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當時有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廣將去朱子曰然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蓋介然之覺

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此朱子之精孔門求仁之學也學者當默而識之學子曰然遂記之朱學問答

嘉靖甲午秋七月予遊大洪山張子叔平從焉一日張子問學予曰求仁問仁曰主一曰孔子之學惟以仁為訓何也曰天地之一動一靜人心之一動一靜一本也仁也求仁之學萬古聖賢之正脉也曰仁之體何如曰仁道至大不可求之言語不可求之訓詁吾夫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此仁之體也蓋一動一靜天命之流行也惟其動靜此所以不窮顔子之見卓爾孟子之謂必有事焉而勿正是皆有見於一動一靜之妙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孟氏之後千有餘歲惟伊洛得聞之此道明之會也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又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是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者也伊川先生曰有感必有應凡有

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程夫子兄弟所謂感應亦有見於一動一靜之妙也一動一靜生生不已仁之體在我矣張子曰唯乃書以授之（求仁問荅）

文敏霍渭厓先生韜

霍韜字渭先始號兀厓後更渭厓廣之南海人目有重瞳始就小學即揭居處恭三字於壁力行之日誦數千言一二歲間諸經皆遍登正德甲戌進士第告歸讀書

西樵山中無仕進意嘉靖初起爲兵部職方主事仍謝病歸山丙戌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丁亥進詹事戊子陞禮部右侍郎禮部尚書皆辭免庚寅丁母憂服闋起吏部侍郎丙申出爲南京禮部尚書已亥改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掌詹事府事庚子十月卒於位年五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文敏先生以議大禮與張桂俱爲上所寵眷然張桂賦性傾險既獵取大位而仇視不同議之人先生舉動光明於不同議之人如豐熙楊慎徐文華

唐樞陸粲皆極力薦舉其所論例動關安危大計在吏部則銓政為之一清在禮部則南中體統肅然風俗為之一變為舉主不認門生居鄉不書治生直行其道不顧是非恩怨魏莊渠曰兀厓之匹於世道有大關係非虛語也今以先生與張桂同類並稱是先生為張桂所掩也獨是與遂菴桂洲相訏皆以意氣用事之和衷之義所謂豪傑而不聖賢者也先生薦文成謂臣不如也而於文成之學不能契大意以知有聖人之知有下愚

之知聖人之知則可致下愚之知則無所不至矣夫文成之所謂良知即人人所同賦之性也性之靈處即是知知之不息處即是性非因下愚而獨無也致者致此知也先生之所謂知乃習染聞見之知也惡得良故聖人與下愚相去倍蓗無算如何致之哉此真千里之謬矣

文敏粹言嚴威儼恪不懈則不言敬而敬在其中矣

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曰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此道學正路世之淫於老佛謂老佛上一截與

吾儒同又謂佛賢聖只差毫釐此千古名教之罪人也

人於食息之間放過多少　初學刻厲工夫安得便

自在快活亦須勉强持守習熟自別　初學勿憂助長

只憂忘了到有助長之病又自有藥　學知為己真味

則知接人處事有一毫不盡其心者皆切己實病　今

人說操心只是懸空捕影　思不出於私便是天理從

天理上思便是窮理盡心知性再不消說主一不消說

涵養但不可太急迫為心病　說能存心而容貌詞氣

不管乃自欺爾　只中無主而靜坐且認靜坐作工夫便有許多病痛　須知窮理即所以養心　吾人有一息天理純全處亦天道流行也豈惟吾人鳶飛魚躍活潑潑地　世有苟賤無恥之流多借忍耐之說以自蒙臭惡可憐也乃且曰道學如是　丙申秋某與致齋甬川日集伺朝所致齋講陽明之學曰致良知曰知行合一與甬川異辯說棼拏莫相一也某曰聖人位育皆心性事謂良知非與聖非也然而有聖人之知有下愚之

知率下愚之知認欲為理認利為義曰吾良知吾致吾良知是聖跖混故人心道心之辨貴精一也知行合一矯學者口耳儆儆也要之知行亦自有辨過矯反儆君子自立不求同於時姑俟後世耳　惟日孜孜不敢少懈只求不得罪天理而已　居處恭之目何如曰非禮勿視也非禮勿聽也非禮勿言也非禮勿動也四者居處恭之目也聖賢實學淺深高下一以貫之者也世儒不實用力以居處恭為粗淺不屑言以四勿為精深不

敢言求所謂主敬之說求所謂格致之說求所謂戒慎之說惟費口耳全無實力　今之人耳目口鼻猶夫古之人也聲音笑貌猶夫古之人也何獨於心而疑之堯舜所以聖純天理絶人欲而已矣學者希聖擴天理遏人欲而已矣擴天理遏人欲不在乎他覺悟之間而已矣　公議所在係國家元氣係天下治亂　未有天地一氣而已矣清而上覆天由生焉凝而下奠地由生焉一翕一闢氣化流行焉時其翕也秋冬生焉時其闢也

春夏生焉譬諸人焉吹氣而寒唇所翕也呵氣而煖唇所闢也一氣而已矣謂陰陽有二氣亦謂吹呵有兩人也可乎陽生祀天陰生祀地則陰陽判矣陰陽判而氣化滯矣氣化滯而鬼神之機息矣　君子之於學也太和元氣灌注一身斯其學之醇君子之於治也太和元氣灌注天下斯其治之極　有袂交者其辭情道義交者其辭理其辭情者損其辭理者益　天下一氣也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地所覆載日月霜露所照隊高極

無極深極無極太極無極一氣也然而有山谿之險內外之限焉何也地之形為之也人也者天地之心也所以贊天之能理地之紀完合宇宙於一氣者也仁也者人也合宇宙為一氣者也　陽明之學一言蔽之曰致良知析曰格物曰知行合一均之致良知也然有聖哲之知焉有下愚之知焉聖哲之知致焉位育參贊良知也下愚之知致焉飲食男女亦良知也今夫犬之狺狺狐之綏綏鶉之奔奔鴟之撵撵良知也下愚奚擇焉致

下愚之知禽獸羞伍是故修道之教不可已也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薛蕙字君采號西原鳳陽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武廟南巡抗疏諫已調吏部大禮之議起先生撰為人後解為人後辨奏入下獄尋復官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嘉靖辛丑正月卒年五十三初好養生家言於是絶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

及佛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於心其與谷仰之書曰昨於七月二十六日夜欻爾頓悟往事於頓悟一事雖深信之亦未免有疑若一生不悟真是誤却一生今乃知古人不我欺也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自有二氏以來未有明目張膽謂與吾孔氏為一者亦未有由三氏之一而能通一乎死生者先生敢言之矣通一之矣由是以推先生所主未發之中與心有動靜之說獨有餘

論焉何也此心之體本不可以名狀也古聖人於此皆難下詞不得已率藉其近似以為形容實不容有所著也孔子寂然不動良以所可言者不過若是而先生以未發措之似亦孔子之意而必曰中焉中焉中豈斯體中所有乎堯舜言中蓋合發未發而一之也今乃以一中屬之未發豈得謂之無著乎豈可謂之心體乎上古聖人以至於孔子未嘗言動靜也言動靜者自後儒始周子一言主靜而即自註曰無欲急急以自救也陽明

先生曰心之本體無分動靜此以救後儒之誤不可為非也而先生又曰陽明言致良知大抵是就事物上說乃得末而遺本夫良知者孟子之言也孟子曰所以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乎夫不慮者一無所知之本體也不慮而知可專以為事物而非體乎宜乎以為人倫之外更有妙道孔氏門中難著此語

約言太虛之中一理旁薄寧有二乎幽明人鬼未始不一上帝固曰天吾心亦天也鬼神固曰神吾心亦神也

及世愈衰小人自智其愚妄意神道為茫昧故肆其惡而無忌憚謂天為弗知而吾心已知矣謂神為可欺而吾心已不可欺矣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之聰明即天之聰明也不然億兆至衆天將竭聰明以伺之不亦勞乎　寂然不動本一理耳感而遂通乃散為萬事雖散為萬事止是一理因物感之者不同故應之不同千變萬化皆是物也　卜筮之感應理也理即神也非二物也感則以類而應之未感則隱而不可見天人之

道一也　觀人心之同可以知天矣觀人心之感應可以知神矣　吾心之理與宇宙之理非有二也知此者宇宙非大吾心非小由人自小故聖人示此引諸廣大之域其實此理非大非小若厭小欣大則又失之矣人心之神與天之神非有二也天之神盈乎天地吾心之神盈乎天地非滯於塊然之軀而已故人能格於天地者以此理本同一體充塞而無不在也若心專滯在形體何由格於天地乎亦非心往至於天地心未嘗動

也蓋天地之間心無不在　論見聞之知則今有而昔無論知覺之本體則今非益而昔非損也見聞之知非德性之知者以此夫能知者心也其所知者物交而知爾心無所不知物交之知必有窮也學者狥物以為知方自多其博也執知以為心方自是其智也何異窺蔀屋之容光而不覩日月之大明者乎　寂感者心之理也惟聖人能盡其理寂多於感亦其理然也衆人亂於嗜欲故私感不息幾於無寂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謂之爾思出於私已非感應之正理也　知止而後有定用心不一者未知止也　未發之中即性善也發而有不善感於物而遷其性耳知其性而不累於物則其情無有不善者然情之不善者其性善亦豈遂亡哉物往而情息其本無不善者復自若也世儒因人之不善而謂性有不善是不知未發之性乃以情而言性也欲其不謬可得乎　君子所寓在是所樂在是何寓而無樂是以不願乎其外也有願乎外由所寓之內無樂耳

辟之居齊不樂思楚之樂其何與之有由如是也終身居可樂之位而其心戚戚焉此夫子所以與點也　君子以誠身為貴實有於身謂之誠身夫天下之物可以實有於身者惟善為然由其為固有之實理故可以實有焉耳彼取諸外者夫豈可得而有之耶學非主於誠身雖博學多能卒非已有所謂不誠無物也　涵養本原窮理在其中矣存久自明心學之要也　學貴知約約必無所不通有不通者非約也　寂然之時物物本

不相礙及其感也惟物各付物而已不與焉誠如是也從容萬物之間夫何為哉今無事則不免將迎之病臨事則以己而必物膠膠擾擾患其多事而不思所以致是者皆私意之自累非事累之也　靜中有物指主宰而言居敬則心中無物指私欲而言　朱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伊川此語與横渠心統性情相似愚謂程子之說葢謂凡言心者有主性而言此則主體而言也有主情而言此

則指用而言也主性而言此心字即是性主情而言此心字即是情非謂性情之外復有所謂心者而統乎性情也故謂性統動靜則可謂心統性情則不可性即太極也太極之上不當復有物五峰心妙性情之德與横渠之失同朱子極稱此二語殆未然也

言理者率以大言之而遺其小如是則理有不徧非大矣包大小而不遺此其所以為大也　方士之言養生者往往穿鑿於性命之外不知養生之道不越

乎養性世儒率言知性知天而斥小養生不知養其性者即同乎天道而不亡老子集解序　昔程子謂司馬子微坐忘論為坐馳其言曰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是為坐馳有忘之心乃思也曰程子之說誠善矣第其議子微者殆不然也夫無思者無妄也惟聖人者能明之非夫學者之事也凡學者必始於操心終於無妄漸習則可致欲速則不達雖大賢之資未有越操心而至無妄也天下之理本同末異

所以異者由人之用心不一也二家之學皆以無私心為極苟無私心異安從出人生而静是謂一體先聖後聖同復其初而已矣奚道宗儒學之辨乎今儒學即事以治心其蔽也流蕩而忘本道宗屏事以安心其蔽也固滯而不該於用非二宗之學本然也坐忘

論序

遺書静也者在我常然之體動也者應物俄頃之跡今習動為終身之蔽而主静無一日之功不知動為大畧

顧曰主靜之蒙偏不亦過乎　良知之學學者既以此為本宜必以靜與無欲為助不然恐徒為空言而終無實學矣蓋非靜以體認之則得之者淺必不能的見而不惑非無欲以存養之則害之者衆必不能固守而不變　未發者以言乎心之靜也所謂性也發也者以言乎心之動也所謂情也古之聖人明乎性情之德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靜虛動植各臻其極所謂致中和也然此二者復以主靜為本蓋寂然不動者固有之體心之

常也感而遂通者斯須之用心之變也非特心之體用之變宜先夫靜也事之感者其事本不多其時本有限未感之間皆退藏於密之時也　世之儒者皆知庶物人倫為至矣未知性與天道雖可以貫人物而庶物人倫不可盡性與天道也夫性與天道孔子所罕言若夫庶物人倫固諄諄言之矣茍曰吾未盡人倫遑及其他則可也若曰人倫之外更無妙道豈惟不知佛老亦不知孔子也　夫所謂真如不滅者實有是事而世莫之

求也子路問死程子以為切問是也若死而斷滅有何道理可說則夫子不當以知死為荅矣朱子躬行博學今人莫及至其晚年非不知生順死安也由未曾實透得此關故理會叅同契平生於性命之學死生之說註解得盛水不漏晚節末路却索之於方士之術不亦惜乎　或曰靜坐涵養未發得無入於空寂曰未發之體湛然常存何空寂之有　攝心與無念只是有生熟頃久之不同其實一也蓋攝心之初便是欲無念但未免

時有念起則復收攝之令歸於無念耳　求放心即是敬心常存而不放　常存此心而不使放逸者敬也然未能久而不息也此之謂思誠心常不放而不待存者敬之成也純亦不已者也此之謂誠敬屬人為誠則無為而天矣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有無並是情見情見未生有無安在　陽明言致良知大抵是就事物上說如此只是致良知之用却不曾先推窮良知本體是如何豈非得末而遺本大本茍未理會得

末亦安得不差　可謂陰陽即太極不可謂太極即陰陽　一以貫之如陽明致良知之說只是理會得貫原不曾理會得一以其但言良知之用而未及良知之體也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復命為道者且當篤信此言勿以動上求靜為是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舒芬字國裳號梓溪江西進賢人正德丁丑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孝貞太皇太后崩上假視山陵之名將

微行宣府先生上疏謂諒闇之内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孝貞主入先生又言當從午門不當從長安門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則孝貞有不得正終之疑矣已邜上欲南廵先生率同院諸公連名入諫上怒命跪門五日杖三十謫福建市舶副提舉嘉靖初復原官大禮議起先生執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三疏爭之不得乃偕同諫者哭於武廟上震怒杖如前明年母喪歸丁亥三月卒年四十四萬歴中贈左諭德謚

文節先生以濂溪得斯道之正脉故於太極圖說為之繹義然視太極若為一物歧陰陽而二之所以有天之太極人之太極物之太極蓋不勝其支離矣於是將夫子之所謂習相遠者俱誤認作性以為韓子三品之論言性庶為近之是未窺濂溪之室者也先生曾請文成書拱把桐梓一章文成書至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先生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養還須讀此乎周海門遂言庚辰先生見文

成於南昌與論樂之元聲躍然起拜稱弟子按先生答周汝和書云陽明感心欲稍進生高明之域固所挛願第令為罪斥人而千里往返無忌似忘悔懼在生雖滿朝聞之願而或累於陽明則不能不慮及也此是先生官市舶閩中書也先生以己卯入閩至次年九月以父憂始歸計庚辰卒歳在哀毀之中無見文成之理若九月以前則先生之書可據庚辰之見真為烏有逮至辛已秋文成歸越隨即居憂丁亥九月文成出山而先生

已於三月不禄矣其非弟子可知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一狀元何足以重文成而必欲牽引之乎

太極繹義濂溪考亭皆吾道正統而為天地之心者病儒者不知明體適用為聖賢之學故濂溪建圖發主靜之說而考亭於圖解亦便以陰陽動靜分體用葢亦本乎主靜之說欲人求之未發之中以立太極之體耳試以吾儒體用論之正心誠意所以立極治國平天下所

以致用王道之大一天德之純也伊尹之事業本顏淵之學問也方其本體時亦必讀書窮理致知格物孜孜焉而有所事非一於默坐靜齋也然自是靜底事及其致用時亦必篤恭莊莅論道經邦休休焉而無所事非一於鞅掌奔走也然自是動底事由是言體無不靜用無不動而陰靜為太極之體陽動為太極之用昭昭矣若不以太極言則動為陽之體靜為陰之體如論語知者動仁者靜註云動靜以體言是也若并以五行言則

動為陽之用靜為陰之用如圖說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故曰動靜無端又曰體用一原學者不可不察　夫太極不離乎陰陽五行之中則亦有質有氣之可接矣窮其本原所以妙二五而無不在者乃天道之至微而氣泯於質雖聲臭亦不可得而接也豈非性之本體哉　人之生者曰理曰氣曰質曰數四者而已性之善惡出乎理神之清濁出乎氣才之優劣出乎質壽之短長出乎數四者同出於太極若未始有四也然

相為秉除而推盪不齊人之生遂因以異是又未始無四也理出於無極理無不善氣動於陰陽則陽一氣而陰二氣也二氣以奇耦言 此氣有正偏而理因之有全缺生之所受有不同也是何也以形相禪也故子之子不必肖父女之女不必肖母誠以陽同而陰不同也子必感於婦女必應於壻子感於婦則甥烏必其如舅孫烏必其如祖哉 自太極而論人則人性宜無不善自乾男坤女而論太極則太極萬有不同又自物而論太極則

與人太極又相遠矣是何也太極形而上者人物形而下者也人又人物又物所謂源遠而末益分其終烏得不稍異哉譬之嘉穀之為種也一歲而有粃粒焉再歲而色粟異焉三歲而形味或且異焉雖其中之美者固自若也孰其粃粒白蕙赤粟告人曰是非此種也孰信之哉則知始同終異雖以造化之工其勢亦必至此況乎男女之形化信其理氣之自成者哉　問水生木而水無所虧木生火而木隨以滅曰水之生木以氣氣則

屈伸往來之無窮故氣至而木榮氣返而木枯木之生火以體體則一定而不可損益故體盛而火亦盛體微而火亦微體爍則近於火性故其燄燃體潤則猶存水性故其燄鬱體存而火存體滅而火滅矣或曰水智也智者行其所無事木仁也仁者不自私已故能殺身以成天下之事或曰水假土以生木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木不假物而自用是以勞身焦思而至於斃也故孔子以木為近仁必示以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然則天下

之善事豈一人之才所能辨哉知乎此則知所以主靜立極矣　問儒者皆言火生土土生金曰土之體博厚無疆非火所能生今湖蕩之中或浮沙成洲平地之上或積壤成丘火何所用其力耶但火之精氣行於地中土因是而成金故金之明在內則金乃火之所生土之所成也　孟子之言性善指仁義禮智而言者也仁義禮智烏有不善但以人之禀受言之則或全或缺或有此而無彼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之類

此韓子性有三品之說優於荀楊然自予言之雖謂性有萬品可也豈特三品而已哉　以五行之生言之則金生於火也火性烈而金性剛木生於水也水性緩而木性柔此則一理之賦所謂性相近也然水之行也而向於下木止也而向於上火散也而向於無金道也而向於有此則土之所為所謂氣稟之物也　氣以理行故理之在天者若有知覺在人為此心之靈也聖人有教以覺庸愚謂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以此

人心最靈是心即太極也心之動便有善惡萬殊則太極之流行賦予於人者又安得而盡同耶　天之太極主乎動聖人之太極主乎靜所謂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蓋復者還其舊之謂也以見太極原只是動又謂陽變陰合又謂五氣布四時行曰變曰合曰布曰行皆是動故考亭之解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有流行也蓋亦有以識之矣易曰天行健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是陰陽之運豈有一息之停

哉雖曰動極而靜亦不過如程子所言翕聚耳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其旨深哉　問小人悖之是庶民乎是學者乎曰是學者如孔子之所謂佞人孟子所謂鄉愿大學之閒居中庸之無忌憚皆是也若夫庶民盜賊之違理犯義則非其性之滋偽由於上之人不能立極使之無道而教之無素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荀卿子曰天下有道盜賊其先變乎由是推之則知庶民之違禮盜賊之

犯義特以極之不立耳非庶民盜賊之罪也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

來知德字矣鮮號瞿塘川之梁山人十歲通舉子業舉嘉靖壬子鄉試以終養不上公車親殁廬墓六年遂無宦情至萬縣山中潛心三十年以求易象著錯綜圖一左一右曰錯六爻相反如乾坤是也一上一下曰綜反對如屯蒙是也以觀陰陽之變化著黑白圖以驗理欲之消長萬歷壬寅司馬王象乾中丞郭子章交薦除授

翰林院待詔疏辭令以原銜致仕年八十卒先生之學與程子陽明有異同者二端謂格物之物乃物欲之物物格而後知至克己復禮為仁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三句話乃一句話也何也物也已也欲也皆我有之私也格也克也寡也皆除去有我之私也紫陽是說前一步工夫陽明是說後一步工夫謂明德即五達道也自其共由於人謂之道自其實得於已謂之德自其通於天下曰達自其昭於天下曰明非有二物也即敬止仁敬

孝慈信之德也言齊家孝弟慈之德也言治國宜家人宜兄弟父子足法之德也言平天下老老長長恤孤之德也一部大學縮結於此二字不言道而言德者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也此正五帝三皇以德服人之王道耳若以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為明德則尚未見之施為以何事明明德於天下哉愚按以物為欲或問中孔周翰已有是說但孔以為外物之誘先生以為有我之私雖稍不同然有我之私未有不從外誘者也夫格

物為初下手工夫學者未識本體而先事於防欲猶無主人而逐賊也克己之主腦在復禮寡欲之主腦在養心格物即識仁也即是主腦不可與克己寡欲相例耳明德為虛靈不昧無一象之可言而萬象森然此體不失而行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自無隔閡乃謂之達故謂五達道在明德中則可謂明德即五達道則體用倒置矣其論心學晦明天實囿之若是一陰一陽之道繼之者未必善矣嗚呼人自囿之而歸咎於天

可乎　又曰先生之學以本體上用不得工夫凡涵養未發持敬一切抹殺止於念之動處分別其善惡而為之去之其所謂格物者乃是克伐怨欲之不行所謂明明德者乃事為之末務無不入於粗機將虛靈之本體讓於佛氏可謂懲咽而廢食終其為無頭之學問而已且陽明之學失傳其門人無不以知善知惡從已發處下手識者方欲挽歸未發先生未必有所蹈襲不知已流入其窠臼也數十載空山獨學無朋師心自智無乃

可惜乎

語録仁義禮智信之理一也自天命而言謂之性自率性而言謂之道自物則而言謂之理自無偏倚過不及而言謂之中自有諸已而言謂之德自極至而言謂之太極譬如起屋相似性字自根基上説道字自道路上説理字自尺寸不可易上説中字自規矩上説得字自畜積上説極字自關門一掃統括微妙上説　凡處不要緊之人與不要緊之事不可狎侮忽畧通要謹慎細

客就是聖人不泄漏工夫吉凶悔吝都在此上面坐世間千條萬緒消不得我一箇理字千思萬想消不得我一箇數字千横萬逆消不得我一箇忍字　朱子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說得不是有物方有理程子說在物為理說得是　學聖工夫要下得手凡人見火而不入於火者知火之能焚也見水而不入於水者知水之能溺也見米飯而必食者知其能養人也學者學聖必見惡如見水火見善如見米麪飯如此則天

理人欲判然分明若只講敬說識仁體說致良知恐止把做一塲話說終下不得手　作聖之功不外於格物而格物必先於三大欲好色好貨好勇學者做工夫先過三欲去行四勿即容易了不過時時覺照而已若被三欲牽纏出不得世隨人講性命之學千講萬講終是葛藤五性無聲無臭何處下手惟格形氣上物欲則五性自呈露矣　程子說主一無適之謂敬謂此心不之東之西也殊不知此心之東之西者何也乃妄想心也即有

所好樂忿懥等心也即格物之物也今既知格物工夫則此心自然不之東西不消下一敬字矣　靜坐之時如心思道理此之謂靜亦動如禪家靜坐之時不敢開闔思道理謂之理障是靜而不能動也行事之時全在天理此之謂動亦靜如富貴利達之學是動而不能靜也　程子不知格物是聖學頭腦工夫故於心之未發上用功不知儒釋之分正在於此　德者得也以五倫體之於身躬行心得也即下文言敬止仁敬孝慈信之

德也若依註中虛靈不昧明德全在心上去了未見之施為乃何以明明德於天下哉　聖學在心之意念上用工夫禪學在心之未發上用工夫　良知乃天理做不得工夫　堯舜傳道說人心道心通就心之發動上說孔門說誠意者此也所以某說戒慎恐懼非存養以此堯舜原不說存養存養之說葢因佛氏而起也何也道心乃與生俱生我之固有未動之時純是道心何必存養惟方動之始此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時乃有人

心所以當戒懼慎獨　凡處不要緊之人與不要緊之事不可狎侮忽畧通要謹慎細密吉凶悔吝通在此上生就是聖人不泄邇工夫　人欲必從喜怒哀樂以發於視聽言動方成人欲未有杳冥空寂而成人欲者天道之誠即太極之實理理無聲無臭何處見其誠以氣候論春生秋殺以動物論春來便獺祭魚鴈北來秋來便豺祭獸寒蟬鳴以植物論春來便草木萌動秋來便草木黄落今年如是明年如是千萬年也如是若以

一物論黍千年是黍不變而為稻稻千年是稻不變而為梁此便是天之誠

副使顔冲宇先生鯨

顔鯨字應雷號冲宇寧之慈谿人嘉靖丙辰進士授行人選為御史廵按河南華亭以伊庶人事囑之先生不動聲色卒定其亂海忠介下獄特疏救之沈青霞冤死拔其子襄於太學出提學政先風化而後文藝在楚則忤江陵在中州則忤新鄭其守正如此鄒南臯曰予讀

先生所論孔孟顔曾及原人原性諸語其學以求仁為宗以默坐澄心為入門以踐履操修為見性而妙於慎獨極於默識既殫厥心矣而總於悟格物之旨盡之世儒以一事一物為物而先生以通天下國家為物為格其力久故其悟深其悟深故其用周直從困衡中入而非以意識承當之者先師蕺山曰先生於學問頭腦已窺見大意故所至樹立磊落先生與許敬菴皆談格物之學敬菴有見於一物不容之體先生有見於萬物皆

備之體蓋相反而相成者總之不落訓詁窠臼者也

明儒學案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五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録監生臣王　鍔

明儒學案卷五十四

餘姚　黄宗羲　撰

諸儒學案下二

盧冠巖先生寧忠

盧寧忠字獻甫號冠巖嶺南人也曾守東年不詳其所至官先生受業於黄泰泉泰泉議王湛之學而先生以不得及陽明之門為憾於甘泉則書札往來求教不一

也先生謂天地間有是氣則有性性為氣之官而綱維乎氣者是矣然不知此綱維者即氣之自為綱維因而名之曰性也若别有一物以為綱維則理氣二矣又以誠意之意是生理之初萌純粹至精即周子誠神幾之幾也其視意為有善有惡者加功密矣頗與子劉子之言意同然子劉子以意藴於心知藏於心意中最初之機則知善知惡之知是意為存主知為初萌先生之所謂意乃子劉子之所謂知也雖同在未發之中而其先

後之序有不容紊亂者
獻子講存夫物猶事也事在心不在外凡吾心所著之事即是物格者隨此心所著之事而格其善惡一定之理也夫事之在心是非善惡必有當然一定之則於是以吾心本然之明覺而是正之則何者為善而當為何者為惡而當去舉不能外吾心之聰明與吾身之踐履矣是能格物
陽明子謂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發知善知惡者知之良為善去惡者物之格

蓋學求知孰善孰惡必不能為善而去惡如所云是先為善去惡而後求知善惡大學當以誠正居先而格物在致知之後矣此所以起學者之疑也陽明之學主致良知故只格物便一了百當然此上智之事非可槩中才以下也後學推演其義者則曰知良知也虛靈不昧天之性也致者充極其虛靈之本體不以一毫意欲自蔽而明德在我也物格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修齊治平一以貫之明明德於天下也是以致知為體格物

為用致知在先格物反居後未免於大學條次不倫且既無一毫意欲之蔽而充極乎天命之性即無事矣又何勞誠意於好善惡惡也耶至以鏡譬之謂知如鏡之明致則磨鏡格則鏡之照物夫鏡必磨而後照今格以照之而後致以磨之是先用之照而後磨也大學曷不言致知而後格物耶　性者天之命心者性之宅性只是天地之性無所謂氣質之性性無不善其為不善氣雜之也心只義理之心無所謂利欲之心心無不正其

為不正習移之也天地間有是氣則有是性性為氣之官而綱維乎氣者氣或時得而拘之不可得而泯之氣有不美性固能轉移之也人之所不慮而知者是為良知知即性也良知之發無有不善或流為邪妄心亦無不自知之但習於利欲而不能反正耳而謂其本心之不正者否也　常戒懼則心體自明務平恕則物宜自順

問生之謂性曰此古語也非始於告子也此語説得最是葢生即氣氣便寓性孟子道性善以生為氣而

深闢之是氣之外又别有所謂理者不分理氣為二乎
至宋儒又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之説遂使性亦有二
而萬物無復統體一太極矣夫理者氣之綱氣者理之
迹氣即寓理古未有以理氣並言者易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釋之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理氣並
言蓋昉諸此夫陰陽五行萬物氣也而各一其性理也
在人則耳目手足氣也而聰明持行理也程子曰性即
氣氣即性蓋懼人二之也性即太極氣只是氣不可復

言有氣質之性說著個性即無不善其為不善氣有雜糅而性為所累耳氣之付畀得其貴者為人得其賤者為物得其清而純者為賢為智得其濁而駁者為愚為不肖曷能齊一而性則未嘗不一也孟子始終不能服告子之心為其論未及此　問中庸說天命之性又說未發之中即孟子言性善否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性無不善而偏者非性也易稱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繼而曰善則成其有不善乎若乃陰陽變合而氣之流布

不無清濁純駁之異故物之遇之自有通蔽邪正之殊其在天日月星辰已不無明晦其在地山川土石已不無柔剛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而其本然之性則未嘗不善也是故學問之道惟在變化氣質易其惡而致其中所謂未發之中非以日用應務者為已發而指夫退然休息未與事接時為未發也蓋事物未來念慮未動要之必有主宰於其內渾然全體至靈而至寂不測而不倚是以虛無不受感之即通雖紛華盛麗萬變起滅

而其寂然之本體則無時不寂然焉所謂未發之中非是之謂乎於此而得養則物欲無所蔽而發皆中節大本達道貫通流行此盛德之所以日新天命之所以不已也　致良知之旨非始於陽明也朱子謂康炳道曰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本然之知非良知乎心不為物欲所陷溺不可入聖乎但朱子止就一義說陽明認得十分端的故執此一說左來右去直窮到底累千萬而不離道心者天然自有之義理而非出於

人心之外也人心者天然自有之情才而道心之用所以顯行也寂感之際非然不知體察則其流而爲邪妄直易然耳所謂危也然雖蔽於物欲流於邪僻而其本然之良隨處發見能察識而操存之固甚微而甚安也天命之性無聲無臭不睹不聞不可得而言也故以仁義禮智明之而性之本體因之可見所謂因用以明體也　陽明先生之致良知當先辯於知也夫知有知覺之知有意見之知有本然之知昧者均以爲良知夫

知覺之知人與物一也有真率無節制意見之知萌於念慮善惡幾焉惟本然之知出於性天之靈覺不待學習童而知愛親長而知敬兄感觸而應孺子入井而怵惕見嘑蹴之食無禮義之萬鍾而辭讓此謂本然之良知所當致焉者也致吾愛與不忍之知即無一念一事之非仁而萬物育矣致吾敬與辭讓之知即無一念一事之非義而萬民正矣　知行一中人以上事也知而行中人以下事也　君子之道雖費而實隱以見求道

者但當於隱求之正不必泛求於費使有遠人為道之過也隱者無聲無臭之謂即莫見乎隱之隱言道之本體也道之本體不睹不聞即之無朕而萬物萬事萬象隨在各足　伐柯之遠無他二故也二則徒費瞻忽無益於求也乃若反而求之則吾心自有一箇天則不落格式不煩比度所謂一也心外無道道不遠人也人之為道而遠人是遠心以為之故失之逾遠也丘未能一焉謂未能以心之所以教人致一也求事父之理於其

子求事君之理於其臣求朋友之理於其先施之友求在外者也執柯以伐柯者也是二之也乃若心也者天之所以與我其一念至誠惻隱之意常一乎子臣弟友之間即忠恕也以此事父則夔夔齋慄者在我不必求事之之則於舜也以此心事君則周之至德者在我不必求事之之則於文王也以此心施之友則惠及朋友者在我不必求先施之則於武公也所謂一也　心之本體渾然中涵不落方體若虛而甚實似寂而甚神纔

放下便沉滅昏雜纔提起便知覺靈明自非私欲蔽錮枯之反覆其眞體固在也此處正要體認不知體認却無倚著便落想像遇事感應愈加昏雜然則何妨於炯炯而欲常止止也但既體認得眞却要存養得密常令在中勿致放失庶幾全體呈露大用顯行耳其謂知覺常止常定不可落念者為意必固我之私也其謂感應常運常化不可成念者為好樂憂患之不得其正也語其本體謂之未發語其感通謂之發若此心之靈則

非待有所感發而後有知也　學者涵養須於靜中覺得有物動時却自無事乃不偏著　悟非意見想像之謂此心生機也生機發動則有自然之明覺惟澄心凝慮生機潛通是自然有得自然有得然後無思而無不通　問大學於誠意以下皆有傳獨格致之義闕焉何也曰物也知也意也一物也格也致也誠也一事也由心之感曰物由心之靈曰知由心之萌曰意非異也蓋心一也即其感通之物而格之以致吾本然之知就吾

意所知之物而好惡之必無自欺之蔽是謂格物致知誠意耳聖門之學內求故三者為一後人之學外求故三者支焉以三者各自為義則其以為闕也固宜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釋者以為心之知因物生意從知起無內外無先後其致一焉者也記之物至非大學所謂物乎記之知知非大學所謂知乎記之好惡非大學所謂意乎可好可惡物也識其可好可惡知也好之惡之意

也今如人之心其卒然以可好之物感也則心之靈雖不與物謀而即知其可好矣何者心之好之之理與物之可好者遇也如此則所以好之者當盡其知而止也而好之不如好好色是謂不致好之知不致好之知是謂不格物之善矣今如人之心其卒然以可惡之物感也則心之靈雖不與物謀而即知其可惡矣何者心之惡之之理與物之可惡者遇也如此則所以惡之者當盡其知而止也而惡之不如惡惡臭是謂不致惡之知

不致惡之知是謂不格物之惡矣故格物非他也格吾知之物也格吾意之物也致知非他也致吾物之知也致吾意之知也誠意非他也誠吾物之意也誠吾知之意也雖然要之在於此心欺否之間耳故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無自欺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謂之自慊矣夫是之謂物格夫如是之謂知致夫如是之謂意誠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惟萬物之理備於吾心故德性之知周於萬物反身而誠

則萬物之備於我者格而德性之知致矣此之謂自慊葢言樂也然則知之何亦於獨知之地謹之而已葢德性之知我自有之有感之頃我自知之於此不用其謹惡乎用其謹哉 問意者云何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心則其生之理也意則其生理之初萌也天性純粹中此為最先端倪絶無一毫夾雜少頃即有許多計較遷就之私矣少有計較遷就即純粹端倪便不能直遂矣故大學教人誠意只是要人實養得端倪在隨地生幹生

枝吐華吐實無非此一生理貫徹耳故身心國家天下者非他也誠意之枝幹花實也　天地雖閉塞而化未嘗息日月雖沉晦而明未嘗息江河雖隱伏而流未嘗息故人心不可以動静言纔說静已是動　喜怒哀樂率吾性曰道視聽言動行吾敬曰德　饑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不以飲渇之害為心害者道心也欲生惡死者人心也欲惡有甚於生死而不為苟得者道心也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

呂坤字叔簡號心吾河南寧陵人隆慶辛未進士授襄垣知縣調大同有人命坐抵王山陰家屏欲緩其獄不聽山陰入為吏部語人曰天下第一不受請托者無如大同令也特疏薦之陞吏部主事轉至郎中出為山東參政歴山西按察使陝西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廵撫山西入協理院事陞刑部右侍郎轉左每遇國家大議先生持正不為首鼠以是小人不悦先生嘗為閨範圖說行之坊間神宗頗喜小說院本及出像諸書内侍陳

矩因以閨範進覽神宗隨賜皇貴妃鄭氏貴妃侈上之賜製序重刋頒之中外時國本未定舉朝方集矢於鄭氏而不悅先生者謂可藉手中以竒禍給事中戴士衡劾先生假托閨範圖說包藏禍心好事者又為憂危竑議言先生以此書私進貴妃貴妃答以寳鏹五十采幣四端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戚臣鄭承恩上疏辯寃戍士衡先生亦致仕不起家居四十年年八十三卒贈刑部尚書先生資質魯鈍少時讀書不能成誦乃一切

棄之澄心體認久之了悟入目即不忘年十五讀性理書欣然有會作夜氣鈔擴良心詩一生孜孜講學多所自得大抵在思上做工夫心頭有一分檢點便有一分得處葢從憂患中歴過故不敢任情如此

呻吟語乾坤是毀底故開闢後必有混沌所以主宰乾坤是不毀底故混沌還成開闢主宰者何元氣是已元氣亘萬億歲年終不磨滅是形化氣化之祖也天地先天之氣發洩處不過毫釐後天之氣擴充之必極分量

其實分量極處原是毫釐中有底若毫釐中合下原無便一些增不去萬物之形色才情種種可驗也形氣道者天下古今公共之理人人都有分底道不自私聖人不私道而儒者每私之曰聖人之道言必循經事必稽古曰衛道嗟夫此千古之大防也誰敢决之然道無津涯非聖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時勢非聖人之制所能盡後世苟有明者出發聖人所未發而嘿聖人欲言之心為聖人所未為而脗合聖人必為之事此固聖人之深

幸而拘儒之所大駭也道體下四段並同

或問中之道堯舜傳心必有至元至妙之理余嘆曰只就我兩人眼前說這飲酒不為限量不至過醉這就是飲食之中這說話不緘嘿不狂誕這就是說話之中這作揖跪拜不煩不疏不疾不徐這就是作揖跪拜之中就是一事的堯舜推之萬事皆然到那安行處便是十全的堯舜

形神一息不相離道器一息不相無故道無精粗言精粗者妄也因指案上樽俎言其位置恰好處皆是天然自有

的道理若說神化性命不在此却在何處若說這裏有神化性命這個工夫還欠缺否推之耕耘簸揚之夫炊爨烹調之婦莫不有神化性命之理都能到神化性命之樞學者把神化性命看得太元把日用事物看得太粗只因不會理會理會得横竪推行撲頭葢面脚踏身坐的都是神化性命　無萬則一何處著落無一則萬誰為主張此二字一時離不得得一只在萬中走故有正一無邪萬有治一無亂萬有中一無偏萬有活一無

死萬　或問子之道何如曰饑食渴飲倦眠醒起冬爐夏扇喜歌悲哭如此而已矣曰如此之道其誰不能曰我有終身不能者在　今人不如古人只是無學無識學識須從三代以上來纔正大纔中平今只將秦漢以來見識抵死與人爭是非已自可笑況將眼前鬧見自已聰明翹然不肯下人尤可笑也問學下十二段同　今人無事不苟且只於虛套搪塞竟不咀嚼真味　不從學問中來縱有掀天揭地事業都是氣質作用氣象豈不炫

赫可觀一入聖賢秤尺坐定不妥貼學問之要如何隨事用中而已　學問二字原自外面得來蓋學問之理雖全於吾心而學問之事則皆古今名物人人而學事事而問攢零合整融化貫串然後此心與道方浹洽暢快若急於攷古恥於問人聰明自已出可憐可笑不知怎麼叫做學者　無所為而為五字是聖學根源學者入門念頭就要在這上做今人說話第二三句便落在有所為上只為毀譽利害心脫不去開口便是如此

人才不甚相逺只看好學不好學用心不用心耳　以粗疎心看古人親切之語以煩躁心看古人静深之語以浮汎心看古人元細之語以淺狹心看古人博洽之語字意未觧句讀未真便加評隲真孟浪人也　一門人向子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性命精粗性善是否子曰此等語子亦能剿先儒之説及一己之謬見以相發明然非汝今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達天人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語講學門中

多了一宗卷案後世窮理之人信彼駁此服此闢彼百世後汗牛充棟都是這樁話說不知於國家之存亡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見在得濟否我只有個粗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處事接物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本小節都事事心下信得過了再講這話不遲曰理氣性命終不可談耶曰這便是理氣性命顯設處除了撒數沒總數

人各有抵死不能變之偏質慣發不自由之熟病要在有痛恨之志密時檢之功總來不如沉潛涵養

病根久自消磨然涵養中須防一件久久收斂衰歇之意多發强之意少視天下無一可為之事無一可思之惡德量日以寬洪志節日以摧折沒有這個便是聖賢涵養著了這個便是釋道涵養　涵養不定的自初生至蓋棺時凡幾變即知識已到尚保不定畢竟作何種人所以學者要德性堅定到堅定時隨常變窮達生死只一般即有難料理處亦能把持若平日不遇事時儘算好人一遇個小小題目便考出本態假遇著難者大

者知成個甚麽人所以古人不可輕易笑恐我當此未便在渠上也　涵養要九分省察只消一分若没涵養就省察得也没力量降伏那私欲　平居時有心訒言還容易只是當喜怒愛憎時發當其可無一厭人語才見涵養　天地萬物之理皆始於從容而卒於急促急促者盡氣也從容者初氣也事從容則有餘味人從容則有餘年　心要有個着落不着落到好處便向不好處與慶陽李克菴通宵談非天德則王道因相謂曰即

此便是不放心存心下五段並同　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卧山林遊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懐夫這箇是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卻是禪定之學　一善念發未說到擴充且先執持住此萬善之田也若隨來隨去更不操存此心如驛傳然終身無主人住矣　只是心不放肆便無過差只是心不怠忽便無遺忘　只一事不留心便有一事不得其理一物不留心便有一物不得其所　一

事不從心中出便是亂舉動一刻心不在腔子裏便是空軀殻　慎言動於妻子僕隷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個工夫便容了修身下二段並同　此身要與世融液不見有萬物形迹六合界限此之謂化然中間却不糢糊自有各正的道理此之謂精　天地人物原來只是一個身體一個心腸同了便是一家異了便是萬類而今看着風雲雷雨都是我胸中發出虎豹蛇蝎都是我身上分來那個是天地那個是萬物　或問敬之道

曰外面整齊嚴肅內面齋莊中正是靜時涵養的敬讀書則心在於讀治事則心在於所治是主一無適的敬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隨事小心的敬或曰若笑談歌咏宴息造次之時恐如是則矜持不泰然矣曰敬以端嚴為體以虛活為用以不離於正為主齋曰衣冠而寢夢寐乎所祭者也不齋之寢則解衣脫冕矣未有無衣冕而持敬者也然而心不流於邪僻事不詭於道義則不害其為敬矣若專去端嚴上求敬則苛𨯳

負畚執爨御車鄙事賤役古聖賢皆為之矣豈皆日日手容恭足容重耶大端心與正依事與道合雖不拘拘於端嚴不害其為敬茍心逰千里逐百欲而此身却兀然端嚴在此這是敬否居敬下段並同　懶散二字立身之賊也千徳萬業日怠廢而無成千罪萬惡日横恣而無制皆此二字為之　靜中看天地萬物都無些子主靜下段同

學者萬病只一個靜字治得定靜中境界與六合一般大裏面空空寂寂無一個事物纔問他索時般般

足樣樣有千紛百擾中此心不亂千撓百逆中此氣不動此之謂至靜　喜來時一點檢怒來時一點檢怠惰時一點檢放肆時一點檢此是省察大條欵人到此多想不起顧不得一錯了便悔不及若養得定了便發而中節無用此矣省察下段同　聖狂之分只在苟不苟兩字　天下難降伏難管攝的古今人都做得來不為難事惟有降伏管攝自家難聖賢做工夫只在這裏克治　天德之良知是千聖一心萬古一道坐斗室而通於六合

的纔落聞見便有偏倚駁雜世俗氣味矣是以聖賢將聞見來證心不以心狥聞見致知 字到不擇筆處文到不修句處話到不檢口處事到不苦心處皆謂之自得者與天遇力行 夫一言之發四面皆淵阱也喜言之則以為矯戚言之則以為懦謙言之則以為謟直言之則以為陵微言之則以為險明言之則以為浮無心犯諱則謂有心之機無為發端則疑有為之說簡而當事曲而當情精而當理確而當時一言而濟事一言而服人

一言而明道是謂修辭之善者其要有二曰澄心曰定氣慎言下五段並同　世人喜言無好人此孟浪語也今且不須擇人只於市井稠人中聚百人而各取其所長人必有一善集百人之善可以為賢人人必有一見集百人之見可以決大計恐我於百人中未必人人高出之也而安可忽匹夫匹婦哉　清議酷於律令清議之人酷於治獄之吏律令所寃賴清議以明之清議所寃萬古無反案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寃之也故此事得罪

於天甚重　對左右言四顧無媿色對朋友言臨別無戒語可謂光明矣胸中何累之有　在邪人前正論不問有心無心此是不磨之恨故位在則進退在我行法可也位不在而情意相關密諷可也若與我無干涉則箝口而已禮入門而問諱此亦當諱者　天下事最不可先必而預道之已定矣臨時還有變更況未定者乎故寧有不知之名無貽失言之悔　近世料度人意常向不好邊說去固是衰世人心無忠厚之意然士君子

不可不自責若是素行孚人便是別念頭人亦向好邊料度何者所以自立者足信也　反己下三段並同　以患難時心居安樂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强健以不測視無事則無往而不安穏　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便有長進　胸中情景要看得春不是繁華夏不是發暢秋不是寥落冬不是枯槁方為我境　有天欲有人欲吟風弄月傍花隨柳此天欲也天欲不可無無則寂人

欲不可有有則纔天欲即好的人欲人欲即不好的天欲理欲下二段並同　愈進修愈覺不長愈檢點愈覺有非何者不留意作人自家儘看得過只日日留意向上看得自家都是病痛那有一些好處初頭只見得人欲中過失久久又見得天理中過失到無天理過失則中行矣又有不自然不渾化著色喫力過失走出這個邊境纔是聖人能立無過之地　為善去惡便是趨吉避凶惑矣陰陽異端之說也祀非類之鬼禳自致之災祈難得

之福泥無損益之時日宗趨避之邪術悲夫愚民之抵死而不悟也即悟之者亦狃於天下皆然而不敢異至有名公大人猶極信尚反經以正邪慝復誰望哉（善惡下二段並同）

凡人之為不善其初皆不忍也其後忍不忍半其後忍之其後安之其後樂之至於樂為不善而後良心死矣

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人得禍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乃所以為愚也

别錄宋儒有功於孟子只是補出個氣質之性者多少口吻不動氣事事好　每日點檢要見這願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　孝子之於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無論貧富貴賤常變順逆只是以悦親為主蓋悦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　明道受用處陰得之佛老康節受用處陰得之莊列然作用自是吾儒蓋能奴僕四氏而不為

其所用者此語人不敢道深於佛老莊列者自嘿識得泰山喬嶽之身海濶天空之腹和風甘雨之色日照月臨之目旋乾轉坤之手磐石砥柱之足臨深履薄之心玉潔氷清之骨此男兒八景也

忠節鹿乾岳先生善繼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岳北直定興人萬歷癸丑進士授戸部主事遼左缺餉請帑疏皆不行會廣東觧金花銀至先生與司農議劉納太倉轉發遼左而後上聞上怒

降級調外任先生因移疾去金花銀者國初以備各邊之緩急俱觧太倉其後改觧内府宫中視為私錢矣光廟御極復官改兵部主事司馬王象乾行邊請用廢弁之以贓敗者耿職方不覆司馬又請旨命司官不得違阻先生寓書福清爭之無以奪也高陽以閣臣督師先生轉員外郎中皆在幕府高陽解兵柄先生亦罷歸家居四年崇禎初起為尚寶司卿陞太常寺少卿未三載復請告九年七月先生城守定興城破死之贈大理寺

卿謚忠節先生讀傳習録而覺此心之無隅礙也故人問其何所授受曰即謂得之於陽明可也先生與孫奇逢為友定交楊忠愍祠下皆慨然有殺身不悔之志嘗寄周忠介詩云寰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首善書院之會先生將入聞其相戒不言朝政不談職掌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為無用之物聖賢為無用之人矣遂不往是故先生之學頗近東林諸子一無攙和夾雜其斯謂之狂狷歟

論學語吾輩讀有字的書却要識沒字的理理豈在語言文字哉只就此日此時此事求一個此心過得去便是理也仁義忠孝名色萬千皆隨所在而强為指稱也奈何執指稱者求理乎指稱種種原為人覿面相違不得不隨在指點求以省悟而人復就指點處成執滯談元說妙較量一字之間何啻千里　此理不是人做作的天生萬物而人得其生物者以為生四海一天萬里一天人心與天並大只就乍見孺子一端推之上下四

方往古來今觸無不覺叩無不應俯仰宇宙都呼吸一氣之中故宇宙中物皆性中物宇宙內事皆分內事也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性論語之仁皆是物也乃合下生成本來面目也　此理不是涉懸空的子臣弟友是他著落故學以為己也而說個己就在人上學以盡心也而說個心就在事上此知仁與莊禮不得分也修己與治人不得分也博文與約禮不得分也文章與性道不得分也不然日新顧諟成湯且為枯禪矣　天地萬殊

總是一本　識得把柄纔好下手而形與性分不得仁與人分不得忠恕一貫原非借言敦化川流豈容分指學須是莫知下學上達分不得教何嘗有隱文章性道分不得看來為學只在當下學術事功亦分不得也

從來文人概稱學者識得孔子之意誦詩則乍歌乍哭欲鼓欲舞詩亦是學讀史則其事若親其人若生史亦是學屬辭則行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文亦是學

總之天地萬物皆此生意生意在我法象俱靈吟風弄

月從容自得孔顔樂處意在斯乎　禮樂不是鐘鼓玉帛節文不是聲容制度全在日用閒應事接物上討求應節其當然而然極其中的去處叫做禮其自然而然極其和的去處叫做樂兩個字又却是一個理未有不合禮而得成樂不合樂而得成禮者細體之自見

臺長曹貞予先生于汴

曹于汴字自梁號貞予平陽安邑人登進士第授淮安府推官擢給事中萬歷辛亥京察先生以吏科都給事

中與太宰孫丕揚主其事是時崑宣傳四明之衣鉢收名黨與皆以不謹坐罷其黨金明時秦聚奎起而訐之先生與太宰皆去而朝中之朋黨遂興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屢遷僉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其推少宰也先生倍馮恭定以上而熙用先生葢小人知君子難進易退一顛倒而兩賢俱不安其位矣崇禎初名為左都御史庚午致仕卒於家年七十七先生與馮應京為友以聖賢之學相砥礪講求兵農錢賦邊防水利之要其耳目大

概見之日用編所言仁體則是西銘之註疏也木則不仁不木則仁即上蔡之以覺言仁也以覺言仁本是不差朱子却以為非謂知覺不可以求仁仁然後有知覺夫知覺猶喜怒哀樂也人心可指只此喜怒哀樂喜怒哀樂之不隨物而遷者便是仁體仁是後起之名如何有仁方有知覺耶且上蔡之言知覺覺其天地萬物同體之原也見得親切故又以痛痒言之朱子强坐以血氣之性血氣之性則自私自利矣恐非上蔡之所指也

書夫道本無淺深無人弗足講學以明道士農工賈皆學道之人漁牧耕讀皆學道之事隆古無講學之名其人皆學故無名也國家以文學取士天下學校無慮千百章縫之士無慮萬億葢令其日講所謂時習所謂孝弟所謂性命仁義而以淑其身待天下之用也乃人心不古遂有口耳活套掇拾粉飾以為出身之媒師以是教上以是取恬不為異非其質矣而於立身行政毫無干涉於是君子厭薄其所為而聚徒講道人遂以道學

目之若以為另是一種豈不惑哉然講學之中亦或有言然而行不然而藉是以干貴人捷仕徑者而其名為道學也是有口耳活套之實而更美其名人誰甘之則羣起而相攻而講者益寡道益晦矣大抵所學出於實則必闇然自脩不論大節細行一一不肯放過雖力量不同未必盡無疵而不自文以誤人也所學出於名則有張大其門面而於其生平未純處亦曲為言說而謂其為道夫㚃之隘不害其清惠之不恭不害其和然亦

何必曰此謚此不恭正道之所在而陋孔子於下風乎
羅近溪逢人問道透徹心體豈不可尚而濶畧處亦誠
其病乃學者得其濶畧以爲可便其私也而或多不覊
誠有如止菴疏所謂賄賂干請任情執見等說是其坐
女子於懐而亂之而猶侈然謗魯男子不爲也而可乎
但今因止菴之疏而遂禁其講是因噎廢食夫此學乃
乾坤所由不毀何可一日廢也似更當推廣而俾千百
學校億萬童縫無不講以及農工商賈無不講才是而

其機則自上鼓之若得復辟名之典羅致四方道學倣程子學校之議布之天下以主道教於一切鄉學社學之衆漸次開發而申飭有位之士以興學明道為先圖其學則以躬行實踐為主隨其人之根基引之入道或直與天通或以人合天或真臻悟境或以修求悟夫天人合一修悟非二舍天而言人舍悟而言修則淺矣近時學者知皆及此然言天矣而人尚未盡言悟矣而修且未能世豈有能致中而不能致和能正心而不修身

者哉則不可不戒也大抵果能合天則必益盡其人事果能真悟則必益盡其真修堯舜文王孔子何人也而兢兢業業望道未見徙義改過沒齒以之也再答李贊宇書

仁人之用仁舉諸我以加諸彼乎曰非然也有彼我則有封域有封域則有急緩有急緩則有校量其卑者易入於納交聲譽之偽其高者亦囘而不直滓而不粹暫而不恒虧而不滿夫湛然而仁具油然而仁興奚暇校量哉昔先哲之談仁也曰仁心之德也而泥之者乃於

心之内更求德爲非德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心焉知仁故曰仁人心也言心而不言德而泥之者乃於仁之内更求心焉非心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人矣不知人焉知仁故曰仁者人也言人而不言心嘻至矣若理若氣若形若性若身若心貫通矣渾合矣天也地也萬有不齊之物也我也其生之所自一也鴻濛未闢之始有合而無分形象既判之後似分而實合故靈明各具天不獨豈人不獨嗇人不獨得物不獨闕其中通也一陰

作動一陽來復倏忽彌漫周於天地貫於萬物亦其中通也疾疴痛癢相連相關不但父母兄弟推之一切莫不皆然亦以其中通也而或者乃曰母齧子痛則常聞之焉有物痛而亦痛嗟乎母齧子痛世未必皆其人也然則父母非一體耶此其體之木也木則無不木也不木則無所木也入其室父母兄弟環向而處不知其暱也出而遊闤闠之中遇其父母兄弟則暱之之郡城焉遇其邑之人則暱之之會城焉遇其郡之人則暱之之

都城焉遇其者之人則𥇍之之海外異邦焉遇中國之人則𥇍之之壙洋之水木石麀豕之爲叢遇似人者而𥇍之矣方其未𥇍也木也及其旣𥇍也不木也且光風霽月何與於我而忻狂颷陰霾何與於我而慘水光山色何與於我而喜荒原頽壁何與於我而悽則風月水石固有通於我者我乃忻之慘之喜之悽之耳柰何日日周遊時一茂對人忻亦忻人慘亦慘以目爲賞以目爲惜語云我乃行之不得我心不自察耳察則不木不

察則未顧華裔之界限人物之差等仁人未嘗無別此以別之者體之也華得其所裔亦得其所也盡人之理亦盡物之理也分殊者脉絡之分也理一者公溥之量也然征伐可廢乎刑誅可弛乎仁人未嘗不嚴此以嚴之者體之也仁與不仁辨之以心不辯之以迹除莠剔蠹以殺機為生織花鍛鶴以生機為殺故砭灼不廢於肌膚戛楚不斬於愛子虞廷四罪魯國肆眚周王一怒宋公不阨孰一體孰非一體必有分矣夫以天地萬物

為體則體大以四體為體則體小以天地萬物之體為人則人大以四體之體為人則人小大體者能卷能放流衍於衆小體之中而衆小體不能隔也四體之木則知療之天地萬物之體之木則不知療弗思故也夫千萬世之上此天地也有萬物焉千萬世之下此天地也有萬物焉天道無窮地道無窮物生無窮吾心亦無窮往聖之絶學未輟於命而萬世之太平輒營於中仲尼之生千古不死堯舜之心至今猶存即其體存也故曰

會人物於一身通古今於一息區區補葺於百年之間君子以為猶木也故仁以為已任古之成仁者如此體仁策

曹門學則無我方為真我　夫學隨事可盡隨時可盡隨地可盡隨分可盡外無待越内無容減當其現在不乏毫釐　講學愈精則愈入愈高則愈界故聖學為庸行如赤子而止　遭人之唾罵斥辱皆我大得益處

心之在人雖夢寢而未嘗斷息常動故也雖應酬而不可眹兆常静故也　晝游雖樂不閒遇雪而悲春景而

嬉豈至逢冬而惡何者安於時也時有順逆何異晝夜春冬而情逐景遷乃致愁苦亦惑矣　惟知故止惟止故知然知則六合内外瑩瑩一片止在何處　聖人能從心所欲故不踰矩世人大槪違心耳　如何存養此心曰識得此心方好存養如何識心曰心體時時呈露勿令聞見遮迷　仁心之德也而泥之者乃於心之内更求德焉非德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心焉知仁故曰仁人心也言心而不言德泥之者乃於人之内更求心

馬非心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人焉知仁故曰仁者人也言人而不言心　鴻濛未闢之始有合而無分形象既判之後似分而實合入其室父母兄弟環向而處不知其暱也出而遊闤闠之中遇其父母兄弟則暱之之郡城焉遇其邑之人則暱之之會城焉遇其郡之人則暱之之都城焉遇其省之人則暱之之海外異邦焉遇中國之人則暱之之壙洋之水木石鹿豕之為叢遇似人者而暱之矣且光風霽月何與於我而忻狂颶陰霾

何與於我而慘水光山色何與於我而喜荒原頹壁何與於我而悽則風月水石固有通於我者我乃忻之慘之喜之悽之耳　談風水者專言鬼蔭故欲安其枯骨至於祖父生前或置之不得其所豈其為蔭生祖父不及死祖父乎此大惑也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

呂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萬歷癸丑進士除兖州推官入為吏部主事光熹之際上疏請慎起居擇

近侍防微杜漸與楊左相唱和也累轉之郎中告歸崇禎初起尚寶卿再轉太常卿庚午陞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時邉餉旣借支而納戶逋欠又多積弊難清上特勑侵欺者五品以下就便提問先生悉心籌畫解支有序乃曰昔人有言人至察則無徒第思國家多故君父焦勞為臣子者豈能自已陞南京兵部尚書賊犯鳳陵南京大震先生尋以臺省拾遺落職為民辛巳正月雒陽陷先生為賊所執道遇福王昂

首謂王曰死生命也名義至重無自辱已而賊害王酌其血雜鹿醢飲之曰此福禄酒也先生大罵死之贈太子少保謚忠節逊菴之時拆天下書院以學為諱先生與張抱初方講於芝泉書院幾中危禍在南都立豐芑大社歸又立伊雒社修復孟雲浦講會中州學者多從之甞言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玩躬行未甞少怠曾子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於毀傷葢戰兢之心死而後已也若先生者其見道未可知庶幾講學

而不偽者歟

與蘇栁堂天下萬世所以常存而不毀者只為此道常存此道之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使人心而死則天地之毀也久矣人人心不死而人人未能操存之便厭厭無生意所以持世之人力為擔任將一副精神盡用之於此道而畀者祇役役於富貴功名意見蹊徑其高者又躭入於懸虛以為道更有在也不知此道至平至易見前即是轉疑即非即入世之中亦自有出世之法非

必盡謝絶人世而後為學也世不難於出而難於入出而不入出而乃欲入此幻與偽之為也入而能出此吾儒學問之所以異於二氏也年兄云即今亦自可學誠哉即今亦自可學也弟有聯云人只此人不入聖便作狂中間難站脚學須就學昨既過今又待何日始回頭故曰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自古聖賢何人不由學問涵養而必曰生知云云則自棄甚矣只要認定一路一直硬肩做去日新不已即吾儕自有聖諦彼程邵諸

先覺非人也乎哉彼何以與天地不朽而我輩空没没也思念及此有不愧汗浹趾者豈人哉然年兄之所以遲疑於其間者得無謂今天下講學者多僞也不則謂講學與不講者多分一畛域恐吾涉於一邊噫豈其然哉講學之僞誠有之然真者必於此出以其僞而廢真何異於因噎廢食且天下之貪官槩多也未聞以廢仕進也至於講學之家多分畛域亦自有說吾只見得吾身非此無以為人安身立命的的在此世自有世之講

學吾自有吾之講學所謂天淵懸隔者也今天下禁講學而學會日盛學會雖盛而真實在此間做者甚少弟之修復孟先生會原自修復不沾帶世間一塵近日敝邑及隣邑遠近之士覺彬彬興起今世風之壞也久而人心日不古矣以年凡之識力辨此最易如有意於此固無事遲疑孟子云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　天下第一等事是何人做天下第一等人是從何事做起可惜終身憧憧擾擾虛度光陰到雨罷庭空風過花飛時

究竟攜得甚物去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真何幻何去何從自有辨之者然而眼界不開由骨力不堅骨力不堅所以眼界愈不開以此思之學問下手處可味也而世往往目學問為偽為迂其謂世之學者豈無偽哉而真者固自真也以偽為非去其偽而可矣至於學問不足經世又何學之為以此思之學力事業非兩事也與友人書

弟維祜問講學為人所非笑何以處之曰講學不為世俗非笑是為鄉愿講學不到使非笑我者終心服

我是為鄉人講學必別立崖岸欲自異於世俗是為隱怪講學不大倡其道於天下後世以承先啟後自任以為法可傳自勵是為半途之廢答問一條

明儒學案卷五十四